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萬錦情林 傳奇雅集

幸時逢，字會卿，江右世家也。年方弱冠，性溫，貌美丰容，灑落不羈，博學於韜略，尤究心焉。叔，仲華，常語人曰：「此吾家千里駒也。」甚鍾愛之。有姑，適須爾聘，徙居洛陽。姑早亡。繼娶元氏，生行雲一女，年二八，姣好，質色如望遠山，臉際常若芙蓉，肌膚柔滑如脂。素閒靜，寡笑語。間一笑一語，令人消魂。足僅三寸，世所未有。舉步輕盈，能關飛動。性極慧，能察人意中事。真絕品也。尚未適人。一日，生將往謁之。命僕董文兒，收拾琴書隨行。既至，因入謁。爾聘見之盡禮，遂引生至中堂，呼元氏出。拜問起居，禮貌修整。元氏見生閒雅，心念：「得婿若此人，吾女何恨。」聘問：「行云何在？」侍女金菊以未理妝對。聘曰：「一別數年，今各長成，寧忍不識一面乎？」即令金菊促之。行云不得已，斂環而出。香風一至，仙子迎簾，雲鬢半蓬，玉容萬媚，金蓮窄窄，睡態遲遲。生立俟之。自遠而近，停眸一覷，魂魄蕩然。相揖後，以序坐。元氏以家事詰生，生心已屬行云。惟唯而已。聘謂生久不相見，款留備至。生雖迫於家事，而以行云故，即以久留許之。

是夕，館生於堂之東，去堂二十餘步。生歸館，惆悵無聊，乃賦《蝶戀花》詞一闕，書於粉壁之上。

此身似入蓬萊島，邂逅相逢，嬌姿真窈窕。懶對詩書成懊惱，有情爭奈無情好。才上藤床和衣倒，花藏深院，蜂蝶難尋到。孤幃悄悄自煎熬，失鎖駒猿魂漂渺。

不意行云返室，亦厚屬生。呼侍女小桃曰：「幸兒臥否？」桃曰：「不知也。」雲語之曰：「汝往廂房窺之。」去良久，歸云：「郎君獨坐微吟，題於壁間。妾諦視之，乃《蝶戀花》詞也。」遂口占一過。雲心動，密令小桃，私饋生苦茶。小桃纖便輕細，舉止翩然，侍女之姝麗者。乍見之，已情思不定。知行雲之情益狂，喜不自制，竟挽小桃裙戲曰：「客中人，浣汝解懷，即當厚謝。」小桃力拒，不能脫，惟低首無言，以指拂鬢而已。生抱小桃入幕。小桃曰：「來久矣，恐雲姐見疑。」即整衣而去。

自是，生出入中堂，周旋廊廡，終日得與雲遊從。因察其動靜，見雲言笑舉止，常有疑猜不足之狀。知其賦情特甚也。求所以道情達意之便，而未能得。

一夕，爾聘與元氏早寢，雲移步東軒，徘徊明月下，若有所思。生偶至，見其秋波滴瀝，雲鬢輕盈，臉襯鮮霞，肌凝瑞雪；比花花解語，比玉玉生香；啟一點朱唇，露兩行皓齒。謂生曰：「風差勁，兄衣厚否？」生恍然曰：「能念我寒，而不念我斷腸耶？」雲笑曰：「何事斷腸？」生曰：「予自遇子後，魂飛魄揚，竟夕不寐。每見子言語態度，非無情者，試以言子，則子必變色以拒之，予莫測子之心。予將歸矣，子明以告我。」雲因慨然，良久曰：「妾非草木，豈謂無情，方寸中被兄縈亂久矣。然終不顯然就兄者，誠以私奔竊取非善計也，只自招人議耳。」生曰：「子言固然，通之媒灼，能保其必諧乎？」雲曰：「妾心已屬於君，生死以之，肯流落他人手哉？」即脫指上玉記事一枚，係青絲髮一縷，與生曰：「兄當以結以為圖，以苟合為戒。」正話間，金菊持燈至，生悵悵而出。夜不成寐，因賦《如夢令》一詞自悼：

明月好風良夜，夢到楚王台下。雲薄雨難成，佳會又為虛話。誤也，誤也，青著眼兒乾罷。

詞成，忽覺寒熱頓生，明且不能起。爾聘為之迎醫，小桃私報行云。行云甚憂之，密與桃，親往問疾。生見雲至，身弱如柳，吹氣勝蘭；體欺皓雪之容光，臉奪芙蓉之豔豔；翻若驚鴻，宛若游龍。真有玉杵玄霜，天風環之氣味也。執其手曰：「一臥難起，將不得復睹芳卿矣。但夙願未酬，使我飲恨泉下。」語未終。淚隨言墮。雲亦帶淚謂生曰：「妾身不毀，則良會可期。兄宜自愛。」親出紅帕，為竹拭淚。臨別時，依依不能捨，乃解刺繡抹胸，與生曰：「留此伴兒，勝妾親在枕也。」含淚而去。生展視之，奇香滿座。感其意，病為之少差。

越二日，生得家書，以叔命召，不得已辭歸。行云顧念之極，而形之詞章，不可一一紀也。生歸，心亦時刻屬云。

一日，獨坐不樂，與僕童巧兒入市。見一婦女，年二十餘，奇葩逸麗，淑質豔光。立疏簾下，以目凝覷生。生心動。密訪之，乃和氏名雪容。素恃其色，每於簾下沽嬌。生命巧兒，取金鳳釵二股，托其鄰母，私饋之。雪容曰：「妾覷此郎，妙人也。況吾夫又出未歸，敢不承命。」生聞之喜。燈時潛入，容解衣從之。香肌微就，豔蕊作斑。珊瑚上鬢亂髻偏。繡幃中浪翻紅滾。酥胸汗透胭脂潤，鳳眼朦朧玉腕聯。若不知身在人間矣。次早，有一女子至，以姐呼容。容謂生曰：「此吾妹雪華也。」遂出與言者久之。生意其佳麗，突至華前。華見生，即掩容背立。生進揖因而睨視，果然眉清眼媚，體秀容嬌，飄逸若風動海棠，圓活如霧施荷蓋。低回輾轉間，進退無主。景態萬千，不可盡述。唯翠枝振振而已。容曰：「吾妹年幼，見君畏懼乃爾。」生笑，華遂欲引去。容近前曰：「此生旖旎灑落，玉琢情懷，窮古絕今，世不多見。」華未及答，而容趨出。生以手闔門，華失措，跌僕於地，生扶之起。華羞澀無任，以扇掩面，呼容不應。頓足曰：「姐姐誤我。」生強狎之。翻覆之際。如鶴蚌之相持。良久華力不能支，被生鬆開鈕扣，衣幾脫。華厲聲曰：「妾非姐比，君待妾如強寇，欲一概污之。妾力不能拒矣，妾出即當以死繼之。」言罷僵臥於席，不復以手捍蔽。生少抑其興，呼容至。容誘之百端，華不得已曰：「待晚。」至夕，容攜華手付生，生執其手，溫軟玉潔，狂喜不能自制，乃與容、華同就寢所。生為華解衣，而容亦自脫，三人並枕。

容華頗能詩，生索其吟詠。華吟曰：

國色天香花一枝，相逢猶是未開時。

嬌姿尚未經風雨，全賴東君好護持。

容吟曰：

簾外風微月色低，惟情搖動帳帷垂。

輕狂好似鶯穿柳，過了南枝又北枝。

一日，生方窘華而容贊，聞外叩門聲甚急。容曰：「想吾夫回矣。」即與生開後扉，求庇於鄰婦經氏。經素與容厚，遂匿之。雪華亦歸，不復與生見矣。經氏小名青霞，眼色媚人，夫亦客他郡。見生丰采，欲私之。生方得其庇喜從命焉。青霞曰：「吾主母宣氏，名似真，新寡，年二十許，雲發豐豔，蛾眉皓齒，坐臥一小樓，守節甚嚴。但臨風對月，多有怨態。君何以計亂之。」言未畢，聞女聲呼青霞。生問為何人，青霞曰：「主母之姑蕊玉也。主母無嗣止蕊玉姐相伴。色若花嬌，容如月彩，錦袖春蔥，凌波蓮步，鬢挽烏雲，眸疑秋水，無瑕可摘。至於清歌宛轉，聲越霓裳，聞者為之消魂。」生曰：「納聘否？」曰：「未也。」蕊玉亦疑其室有人，以達宣氏。宣氏曰：「姑為閨女，勿再往。」乃自出於窗年窺之。見生與霞戲狎，風致飄然。密呼青霞問曰：「此為誰？」青霞欲動之，乃乘機應曰：「此雪容姐心上人也。今以其夫在，少候於此。」宣停眸不言。久之，青霞復言曰：「此生，溫如良玉，十倍吾主。」宣氏不答，徘徊無聊。又久之，青霞知其意，即報生曰：「娘子多上復，約君少敘。」生曰：「諾。」近晚，生果登樓，見宣氏雙鬢綰綠，香唇激丹，星眸月面，其容飄飄，奇輝逸麗，備盡窈窕，突前抱而求歡。宣氏納之，解衣交頸。宣氏曰：「君不棄妾，何留此以盡其歡乎？」生曰：「固所願也。」自是，蕊玉亦不避生或與並坐，或與笑語，飄灑出塵，如秋水芙蓉，瑩淨不染。生甚感焉。宣氏一日飲生，生求玉歌。玉歌喉一嚙，響過行云，設有鐘鼓笙竽並奏而莫能亂。生益惑焉。然蕊玉不解人事。暇時，生以紙牌角勝，稍及褻語，玉微笑。生因舉手近之，玉曰：「奈彼在，何？」指宣氏也。自是，生始留意，特恨無間夷乘耳。

未幾，宣之弟補博士弟子，以輿迎宣氏。宣以家事付蕊玉，且囑其厚遇生。時牡丹開盛，生取數本置之樓。命碧蓮治蔬果，與玉對席而飲。玉酒半酣，生強興頓發，將玉蓮置之懷，酒斟滿夙，逼玉飲其半，乃自飲之。情思甚濃。生以眼撥碧蓮出，蓮轉手閉門而去。生乃抱玉求合，玉含羞無言。但見登床之時，傾情憐惜，雲雨之際，著意護持。遂作口歌曰：

鸞鳳相交顛倒顛，武陵春色會神仙。
輕回杏臉金釵墜，淺蹙蛾眉雲鬢偏。
衣惹粉花香雪散，帕沾桃浪嫩紅鮮。
銷金帳裡情無恨，絕勝人間小洞天。

越五日，宣氏歸，被酒早寢。生揭帳視之，但見桃花映面，綠鬢倚煙，困思朦朧，雖善畫者，不能模寫也。生即解衣，潛入衾內。生留幾月，外人頗疑之。生恐事發，至夜分與宣氏、蕊玉掩淚而別。行於中途，月明如晝，聞一室內，啼泣聲甚悲。又聞啟戶聲，生疑甚，立俟之。見一女子出，不施粉黛，雅淡輕標，如玉一枝，含淚而行。生尾其後，至河邊，其女放聲一號，舉身赴水。生急執之叩其故，女曰：「妾本家賁氏，小字如瓊，為繼母所逼，旦暮不能自活，惟死而已。」生解之曰：「芳年淑艾，何自苦如此。吾勸若母，當歸自愛。」瓊不從，再三解救。瓊曰：「如不死有逃而已。」生鄰之，與之同歸。比明，生喜不自勝。至夕，挽之就枕。解衣間，瓊甚羞澀。瓊謂生曰：「妾避死從君，此身已玷，幸勿以淫奔待之，庶得終身所托矣。」生曰：「吾與卿偶逢中路，亦是天緣，尚或昧心，天日為誓。」生珍之如玉。瓊父元慶，夢女之亡，意其死於河，甚悲痛之。其妻怒曰：「此不孝女，死且晚矣，念之何以耶。」其事遂息。生雖屢有所遇，而心仍屬行雲，欲束行裝，再游洛陽。叔謂生曰：「河南祿友良，乃吾外兄弟親也。吾慕其為不羈之士，與之結社有年矣。當共子訪之。」生因隨行。祿友良娶連氏，生女紫英。弟友彥，娶慎氏，生子子文，女紫芝。及生與叔至，以親且契也，皆出見，舉家甚喜。生見紫英，玉質仙姿，體輕氣馥，綽約而窈窕，絕古無論。紫芝尤奇，花貌芳妍，有海棠著雨、芙蓉出水之嬌；丰神雅淡，有梅花綴雪、玉蘭暈月之清肌；肌體纖膩，有瑩玉凝脂、明珠散彩之輝；儀度幽揚，有矯鴻拂燕、流水行雲之態。真人世仙品也。目搖心蕩，不自禁制。英芝亦流視生。生與叔延留數日，乃告歸，謂其弟曰：「諸子失於訓誨久矣，旁求西賓，無可意者。幸生學貫天人，盍留之，以發其蒙乎？」彥然之，獨留生在室，擇日設帳。

英芝見生丰采穎異，氣宇溫融，亦頗念之。生雖就館，而眷戀之心恒在，每尋便至內庭，數與英芝遇。而諸妾屬目，未嘗敢以一邪言相及，唯一揖而退，終怏怏不快。

一日，友彥為子文約婚，生整衣冠入賀，造慎氏。出至重堂，轉出堂後，循曲巷，欲觀紫芝寢室，迷路而回。至清凝閣前少憩，時芝正坐閣中，低鬟束，雙鬢著繡鞋。生即屏身戶外，窺於隙間。為侍女小春見之，報與芝。芝大憤，起欲白其母。生甚愧。告芝曰：「向入賀，適內閣路迷至此。兄妹之情寧忍見窘。」芝曰：「男子無故不入中堂，況可直入人家閨閣乎。今且恕兄，後勿再至。」生連揖不已。芝笑曰：「聊恐兄耳，勿勞深謝。」生趨而出。

一日，紫英在碧雲軒，獨坐憑欄。生自外，折梨花一枝入來。英不起，亦不顧生。生乃擲花於地。英曰：「兄何棄擲此花也？」生曰：「花淚盈軒，知其意何在？故棄之。」英曰：「東皇固自有主，夜屏一枝，以供玩好足矣。」生曰：「已荷重諾，無悔。」英笑曰：「將何諾。」生曰：「試思之。」英見生言詞懇切，頗亦感動。睨視生移時，欲言自止，徐引身而去。生悵然而返。中途遇陽春，陽春乃紫芝侍兒，鬢髮鑄衣，不事妝束。然雜群女中，自是奪目。生探囊中金數星與之，冀得其傳遞簡帖，潛通殷勤。陽春笑而受之。臨行謂生曰：「妾有吳綾帕，郎君試為情詩錄其上，我當持與之觀。苟無怒意，其情夷挑而動也。」生曰善，乃邀春於閣中。方欲構思，見春侍立，星眸含俏，雲鬢籠情，彼此互觀，欲思交動。乃謂春曰：「詩興不來，春興先到，奈何？」即挽春就枕。春不得已，任生。春欲行，索詩，生一揮而就。

鮫綃元自出龍宮，長在佳人玉手中。

留待洞房花燭夜，海棠枝上試新紅。

春袖帕入見紫芝，佯墜帕於地。芝拾而觀之，見詩曰：「此必幸生所為，爾何自得來？」春以生授之為對。芝收置懷中，囑春勿泄。

一日，友良以寶劍贈生，生拜而受之。次早入謝連氏，遇紫英於堂西小閣中。英時對鏡畫眉未終，弱蘭侍焉。生近前謂之曰：「蘭煤燈燼耶燭花也？」英曰：「燈花耳。」生曰：「若是則願以一半遺我書塚。」紫英舉手分煤，油污其指，因牽生衣戲之，生笑曰：「敢不留以為贄。」英因弱蘭在側，變色曰：「妾無他意，君何戲我！」生見英色變，恐連氏知之，即趨出，珍藏兩份之煤於枕中，因作《西江月》詞以紀之。詞曰：

試問蘭煤燈燼，佳人積久方成。慙慙一半付多情，油污不堪自整。妾手分來的，郎衣拭處輕輕。為言留此表深情，此約又還未定。

一日生就外館，紫英知生不在，乃潛出抵生軒。見幾上《西江月》詞，歎曰：「天上才子也。」生偶輟講而歸，遇紫英。見其常服，不加新飾，鬢垂黛接，雙臉斷紅而顏色豔異，光輝動人，情不克制。遂閉其門，抱之曰：「吾慕子久矣，邂逅相逢，豈非天意乎。」英力掙不能脫，乃定氣告曰：「醜陋之質，固不敢辭。君能保人之不至此乎？若有所覺，妾無容身之地矣。」時生情魄搖蕩，心膽狂逸，蓋欲一近英，而死亦自快也。持之益力。英見生灑落不群，半推半就。覺逸興之漸濃且羞且畏。風雨催殘難禁，鶯聲聒耳。頃之，紫英整衣而起，就窗前理妝，與生並肩同行出書齋，戀戀不忍捨去。然終恐人知，自是，不復見生矣。

一日，生步聚景園至愛月亭，見紫芝佇立亭下，光容鑿物，豔麗驚人。似珠初滌月華，如柳乍含煙媚。蘭房靈濯，玉瑩塵清。視池內鴛鴦，久不移目。援筆以賦之。未畢，望生至，急引身而去。幾上文具不及收。生前進，見詞名《卜算子》也。詞云：

秋日映寒塘，風弄文禽影。翠鬢紅毛盡不如，時向波心整。

生遂續芝未盡之句，以挑之云：

韓魄獨淒涼，有恨無人省。只為多情托此生，花下頻交頸。

書罷投筆而去。芝見生續其詞，語有微刺之意，笑曰：「此狂生也。」將懷之袖，而生復至，遂將原詞各分其半，步生前遺之。生舉手夠芝頸，求為接唇。芝力掙推阻，雲鬢皆亂。忽聞人聲，芝得脫去。生無聊，歸館，日以芝為念。而芝亦鍾情者，時以陽春致慙慙焉。

一日，生偶遇之，相與笑語。生因索芝佳期，芝不對而去。俄而小春持一盒至，云：「紫芝姐饋君金橘。」小春麗容弱質，慧性柔情，亦妙品也。生思不近小春，則芝終不可得。乃謂之曰：「吾正念汝，汝今至矣。」春視其顏色知其發言之意。正欲趨出，生起而阻之，欲與狎。春不允久，生以一手抱之於床，一手為解下衣帶。春自度難免，因曰：「以貴人而思及妾，妾何敢拒。但妾實不堪。」久之，方言曰：「郎君惟盡己之歡而不肯憐妾。妾幾不復生矣。」春去，生啟盒，見一詩：

甜脆柔姿滲齒香，數顆珍重贈檀郎。

肯將此味心常記，願付高枝過短牆。

生得詩，知其有允意。驚喜過望。至夜，箭垣而入，遇小春，春曰：「紫芝姐命妾，候君久矣。」生即抱春，更欲狎之。春曰：「妾今傷弓之鳥，不敢奉命。」生因問：「芝姐安在？」春曰：「去此不遠。」二人挽頸而行。至內室，見芝方開窗，倚幾而坐。衣紅綃衣，下絲白裳。舉首明月，若重有憂者，不知生之已至也。生因撫窗而入。芝忽見生，且驚且喜，生即推之就枕。芝乃取白絨軟帕付生曰：「兄試驗矣，可謂海棠枝上拭新紅也。」任生解衣。芝因視生曰：「日後相遇，幸勿以言為戲，懼他人之耳目長也。」因口占《菩薩蠻》詞以贈生詞云：

夜深偷展紗窗綠，小桃枝上留鶯宿。花嫩不禁搖，春風卒未休。千金身已破，脈脈愁無那。特地囑檀郎，人前口謹防。

生亦口占以和之：

綠窗深貯傾城色，燈花送喜秋波溢。一笑入羅幃，春心不自持。兩雲情散亂，弱體羞還顛。從此問雲情，何須問玉京。

頃之，芝謂生曰：「妾之侍兒，俱不足畏。惟弱蘭乃侍英姐者，今夕與二春共臥，恐泄其機於人，君當幸之。」生曰：「何如

女也？」芝曰：「體度輕揚，丰標旖旎，人乍見若朝霞，飛炫奪目。超二春而上之。」生悅，因餘興未盡，遂趨蘭所。蘭倦而貪睡，任生所為。次夕，生至芝室，芝出牙牌示生曰：「此妾所時弄者。當事此以娛夜耳。」生欣從之。芝負十籌，生即求坐會。芝以手護持，愁態動人。自是，暮隱而入，朝隱而出，同處於芝室，凡二月，無有知者。

忽得須爾聘書，欲生一見。生頓起行雲之思，即以書示芝，相與悽慘不勝。芝曰：「從一而終婦道也。妾既委身於君矣，此行須早圖之。」生曰：「時逢丈夫也，豈不能謀一女子，願子勿疑。」明日，生辭友良歸。紫芝知之，淚如雨下，恨不得與生交言而別。生亦以未見英，不遂所願。至家，以爾聘見召，語於叔。居數日別如瓊，遂往洛陽離浙而行。不二日，將達爾聘舍矣。生所乘馬疲憊不能前。遙見一道院，甚壯麗。生造焉，適有女婦在內。一婦似初笄，身衣縞素，愁眉嬌蹙，淡映春雲，雅態幽閒，光凝秋月；似西子之淡妝，宛文君之新寡。一女年正及時，華髻飾玲瓏珠玉，綠衣雜雅麗鶯花。一點唇朱，即櫻桃之九熟；雙描眉秀，疑御柳之新鉤。露綻錦之絳裙，恍新妝之飛燕。一女年最幼，花容嫵媚。柳腰輕盈，層波細剪；明眸膩玉，圓槎素頸；翠裙鴛繡金蓮小，紅袖鸞綉玉筍長；對月兩仙子，凌波雙洛神。侍妾數人，環列左右。生竊視之，目蕩心馳，自以為奇遇。輕履闊步，走過其前，卒然進而揖之。三女迴避莫及，各欠身施禮。忙移蓮步，迢迢而去。生詢於居民，知其為進士元敘之女，長名連城，新寡。次名翠娥，幼名巧珠，皆未納聘。敘與生父同舉進士，直於爾聘親也。生因謁之。敘曰：「幸鳳鳴有子如是乎？」鳳鳴，生父字。命夫人宦氏出見，又令三女出拜生。女知生來之意有在也，皆為引去。敘謂之曰：「故人之子若輩以兄事之，避者何也？」三女唯唯聽命。敘因留生在室，不虞其他。

未幾敘病，生往問之。徑步至中堂。連城獨立，即欲趨避。生進而言曰：「妹能知我乎？子非為鋪啜而來也。」連城曰：「寸草亦知有春，豈特妾。但妾寡婦也，何敢薦侍枕席耶。」生曰：「卓文君妹所知也。」言未竟，聞人履聲，連城趨入。生至敘臥軒，敘托之求醫。生承命而出。作詩云：

誰教靜處恰相逢，脈脈靈犀一點通。
最恨粉牆高幾許，蓬萊弱水隔千重。

次日，生以藥進，復至中堂。值侍女月香，因詢連城寢室。香指示之，生徑造焉。城方停針獨坐。見生，且駭且愕。生興發，不復交言，遂進前摟抱求合。半推半就之際，適芙蓉至，謂夫人召城姐。芙蓉慧巧偶儻，亦豔質也，連城趨出，生乃抱蓉，即欲私之。蓉見生丰姿俊雅，詞氣悠揚，不覺心動，故赧色目生而言曰：「文雞堪托彩鳳乎？」生曰：「何害為之。」解衣並枕而臥。事畢，生詢以三女孰優？蓉曰：「城姐嬌豔，翠姐綽約，而珠姐兼之。」生曰：「乍見時，莫辨為珠姐。」蓉曰：「甫十五，眉細而長，眼光而潤，不施朱粉，紅白自然，常作懶鴉鬢。鬢鬟婷婷，甚是可愛。」生曰：「誠仙姬也。」生懼人窺覺，潛身遁去。

次日，生入視敘，連城在側，尚有羞容。敘命城款生坐。生凝目視城，城亦時轉秋波。須臾，敘就臥，生即辭出，連城送之至堂。天將暮，闈無人跡。生曰：「願可副矣。」城曰：「倘復值芙蓉奈何？」生語以故。連城笑與生同人寢所，倉卒不暇解衣。自是償姻緣之債矣。欲求終夜之會，連城曰：「再為兄圖之。」因送生出。自是，要結翠娥，巧珠，三人同心。而侍女唯芙蓉、月香留伴，其他多言者，皆以計脫去矣。生每至連城寢所，恣行歡謔。娥珠屬垣竊聽，春心勃然。中夜，翠娥或長吁。連城知其情，與生密謀。一夕暗啟門，引生入翠娥臥內。時翠娥方在背燈而浴，如玉一枝，嫣然出水。見生至，嬌羞不知所措。即欲吹燈。生從黑中抱住曰：「正欲趁湯，何相拒耶。」翠娥度不可解，欲出聲，恐有所累，乃誑生曰：「兄花柳多情，恐拋人中道，必當對天證誓，然後就枕未晚也。」生以為然，即舍娥自誓。娥徐理衣，竟從小門遁去。生惶悵望不能為情，復投城所。連城亦在解衣而浴，生雖負悶中，當此景情，豈不動心。即解衣抱連城於膝。翠娥自遁去後，時刻念生，行忘止，食忘飯，然深畏人知。數日果病，巧珠以其情達連城，生知翠娥病，遂造其室，見娥倚窗而坐，桑枝垂垂，弱羽依依，遂口占一詩云：

羅帕薰香病裏頭，眼波嬌溜滿眶秋。
風流不與愁相約，才到風流便有愁。

因問何以得疾？含羞不言。生求合歡，翠娥以指書十五。巧珠笑曰：「姐已許郎矣，何擇日乎？」生曰：「願妹憐我。」巧珠嬌羞滿面，避之不得，被生抱懷中。連城曰：「妹年幼，勿驚恐之。」是夕，生不復出。連城命月香設酒果類，四人連席，相與歡飲。翠娥不勝酒力，頓覺神思沉酣。生扶之就寢。連城為之解衣，巧珠布枕衾。翠娥半醉半醒，嬌香無那，目城欲語。城悟，囑生曰：「慎勿輕狂。花初吐也。」生曰：「敢不如命。」娥因謂生曰：「妾本宦家，幽居繡閣，將圖結王謝之姻，不意見崔張之事。但微軀已托之君，始終恩愛，其庶幾乎？」生曰：「勿慮，決不為薄倖之人。」時譙鼓已二更。生曰：「感城姐為冰人，吾往謝之。」遂開連城戶。城尚未寢，曰：「郎愛新人足矣，何勞至此。」生抱連城曰：「卿德如山，涓埃無效，當以此心銘之沒齒。」連城附耳曰：「三妹雖幼，亦可以情動者。今獨宿東床，兄盍往誘之。」時巧珠已醒，只得詐睡。生堅意求歡，珠幸著裡衣，悉力以拒之。生固請其期，珠但答以後會有期。連城恐聲跡外揚，呼生且已。

越數日，生與連城、翠娥，共計謀巧珠，令月香誘珠至，生潛形於連城室內。巧珠與翠娥並坐，述生往事。言笑頃之，巧珠欲行。翠娥挽之曰：「可宿此。」巧珠不逆其詐，解衣與娥共臥。夜分，巧珠睡酣，翠娥起，生潛入珠之幕。珠半醒半睡，以為翠娥也。及蝶至花前，乃始驚覺。巧珠曰：「賤妾陋軀，為兄所破。靜言思之，有面目。但君亂之，君終之，毋使妾為章台之柳，則幸矣。」生曰：「子非薄倖人，不必過為之慮。」乃於枕上，占《唐多令》一闋以贈巧珠。詞云：

深院鎖幽芳，三星照洞房。驀然間得效鸞凰。姊妹訴情猶未了，開繡帳，解衣裳。新柳未揉黃，枝柔那耐霜。耳畔低聲頻囑咐，偕老事，好商量。

巧珠亦依韻，和以酬生：

少年惜紅芳，文君在繡房。馬相如賦就求凰。此夕偶偕雲雨事，桃浪起，衣裳。從此退蜂黃，芙蓉愁見霜。海誓山盟休忘卻，兩下裡，細思量。

月餘，曲盡綢繆之歡。豈料，爾聘知生久寓之叔家，復以書召之。生辭三姬之行置之，即往辭叔。臨別，三女無限傷情。皆欲其早結，同諧所願。生至洛陽，見爾聘，聘設宴待之。罷宴，爾聘私謂元氏曰：「會卿人傑也，終不久居人下。我欲效溫嶠故事，將行雲許之可乎？」元氏曰：「妾有此意久矣。」時小桃在側，馳報生。生喜動顏色，擇日納采，爾聘許之。方思就婚，不意海寇強擒虎作亂，殘害生靈，威震寰宇，官兵累戰不能克。生之友，國之臣薦生於上，上即令之臣持節拜生為大將軍，將兵十萬，即日就道。生慮軍中無良將，中道豎旗募勇士，得廣人龍焉。生而眉白，目有赤光，有神力，能開鐵口弓，矢無虛發。得戈千斤焉，單人獨騎，百萬軍中斬將擄旗，無出其右。生喜曰：「此兩人者，皆萬人敵也，得一足以安天下，何憂乎擒虎哉。」鼓兵而進，與擒虎戰於雍丘。賊將中無有與廣、戈比倫者，人無鬥志。生因大破之，擒虎就誅。虎之將全榮臨刑，其女年僅十五，出雲以身代父。生見其女，朱顏綠鬢，明眸皓齒，容色風度，奪目驚心，乃異人也。不忍置之死地，遂以誅戮首惡，罔治齋從意，制表上之。詔可其表，且令班師。榮得免於罪，稽首謝曰：「小人無以報君，願以此女為君妾。」生悅納其女，以千金酬之，榮不受而行。生令是子坐於側，異香襲人。生奇之，因問曰：「子何名？」女曰：「玉環。」生曰：「玉環不足以狀子，其玉香仙子乎。」至暮，與之同帳。早起，生出令回軍。至京，朝見上，上大悅，封耿寧侯。問生聘何氏？生以須氏對，即賜金蓮珠絡燈四朵，宮娥四人，令生歸娶。迎鸞之夕，華彩眩目，音樂盈耳。行雲至第，更闌賓退，生求合，雲羞澀不從。生曰：「天如人願，得遂洞房花燭之喜，尚相卻耶？」雲徐解髮髻，若遠若近，嬌怯宛轉，殆弗能勝。生因賦詩云：

海棠開處燕來時，折得東風第一枝。
鴛枕且酬交頸願，魚箋莫賦斷腸詞。
桃花染粉燈先透，柳華蛾黃盡未遲。

不用同心雙結帶，新人原是舊相知。

生得雲，若魚得水，寵遇特甚。一日，雲謂生曰：「勇略震主者，身危。今海內昇平，干戈不試，奈何久握兵柄，不為善後計乎？」生大悟，具奏，乞歸舊裡。詔從之，賜金千鎰，為生蓋造居室，極其華麗，生於室後，設一圃，大可二百畝。疊石為山，編籬為徑。峻亭廣屋，飛角相連。異木奇花，顏色相照。四景長春，萬態畢集。流觴曲水，丹灶石床。雖以一舉也。既成，生同行雲、如瓊、玉環、玉卮游於其間。

後歷百餘年，白下顧氏，有幼妓，名翩翩，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薄施脂粉，淡掃蛾眉。雖托身微賤，眼空一時，羞與俗士偶。忽一少年謁之，翩翩合見。細視少年，容貌如玉，舉止安詳，婉然豪門豐度。不覺神馳，令母款之宿。赴枕時，翩翩佯推暗就，帶笑含羞。玉手抱持，香肌顫動，自喜遭此奇遇。屢詢少年姓字，終不之語。但口歌云：

倚翠偎紅春復秋，當年談笑覓封侯。

而今了悟長生術，戲掇名花醉玉樓。